

雪姬作品(五)

爱情转球

楔 子

“二十七比一，老天，这到底是棒球比赛还是篮球比赛的成绩？”

天下神犬棒球队的总教练——石川夫于犬队再一次败战后，皱着双眉，在球员休息室中大声斥责着犬队球员：“你们知不知道，加上今天的战绩，犬队已经九十八败了，一个球季犬队只有一百场的赛事，而你们竟能横跨上下球季九十八败，这样的战绩，是一个职业球队应有的表现吗？我看，随便一支少棒队都比你们强。”

“总教练，你别发火，好歹我们也得了一分……没有挂蛋，没有被狒狒队完封。”犬队的老牌投手——赵敬维安抚着石川夫：“至少，我们在精神上胜利了。”

“胜利个屁。”石川夫大骂：“要不是狒狒队的投

手失常，连投了十六个坏球，造成四次保送，硬送了我们一分，凭你们的火力，今天的比赛要得分，简直比登天还困难。”

“总教练，你这么说未免太严苛了吧，难道我们真的如此没卖力？”赵敬维不平地说道：“其实，我们本来是很厉害的，只是运气太差，才会连连败北。”

“运气太差，赵先生，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告诉董事长，告诉体育新闻记者们，你的球季最多的败投纪录——五十五败；小雷的球季最低打击率纪录——零点零八；关公的最多被三振纪录——三百一十次；阿龙的最多失误纪录——一百七十八次；阳春的最多盗垒失败纪录——一百二十次……全都不是你们差劲，而是时运不济、运气不好？”石川夫无奈地叹气：“身为犬队的总教练，我真为你们感到可耻，短短的一个球季，你们竟能创下如此做人的纪录。”

听完石川夫的训词，赵敬雄不禁有些脸红，不过，他仍是有满腹的牢骚要宣泄。

“好吧，就算我们的实力差了点，比不上其他队的选手，但责任也不是全在于我们呀，你想想，董事长是标准的铁公鸡，一毛不拔，他既不肯花钱挖别队球技高超的球员，过来补强犬队的阵容，又不愿发放奖金给犬队中表现杰出的选手；更夸张的是，为了省

钱，他连投手教练、打击教练都不聘请，竟要总教练你一手包办，在这种不健全的制度下，我们又怎能发挥？或是提升实力呢？”

赵敬雄的话，引起了休息室中所有球员的满堂喝采。

石川夫接任犬队总教练职务三年的时间，又如何不明白天下建设公司对旗下的关系企业——神犬职棒队不合理的待遇呢！

他摇摇头，再次叹了口气：“你们的话也有道理，我会找董事长沟通的，不过，你们得争气些，犬队的战绩排名已在七队之末，在这个球季已注定了垫底，虽是如此，你们也不要输得太难看，一百场的赛事连一场也赢不了，下周球季结束前，犬队对豹队、马队还有两场比赛，我希望你们能努力拿下胜利，这样我在向董事长要求增加球队福利时，才有筹码可以谈判。

石川夫话才说完，竟发现队上的王牌打击手林立忠，与年轻投手潘一帆已提起球具，直往休息室大门走去。

“喂、喂、喂，阿忠、一帆，我们的训话还没有结束，你们想到哪里去？”石川夫喝住了即将走出门外的两人。

“教练!”林立忠回过头来:“我有急事,非走不可。”

“你说什么?你要先走?阿忠,别以为你是队中唯一一击出过十二支全垒打的球员,你便可以耍大牌,想来想去,想走就走;如果你不开完今天的赛后检讨会,擅自离开,我可以告诉你,以后,你也用不着来球队报到了。”石川夫警告林立忠不得任意早退。

“我的确是不打算再来向犬队报到的。”林立忠非但不理会他的警告,反而得意地说:“我和犬队的合约今天到期,现在我要赶往羊队签定新约,从明天开始,我便是羊队的一员了。”

林立忠冷笑着步出休息室大门。

林立忠的答复,令石川夫为之气结。他怒视着潘一帆,问了:“一帆,阿忠要去和羊队签约,你呢?难不成你的早退,也是为了和他队有约?”

林立忠的打击能力颇佳,被羊队挖角尚可理解;但潘一帆的投球能力在职棒联盟中名列倒数第四,石川夫就不相信,他也会被别队相中。

然而,潘一帆的回答却让石川夫大吃一惊,潘一帆低着头轻声说了:“对不起……教练,暴龙队要请我过去当练习生……所以……”

“练习生?”石川夫不敢置信地大叫:“你放着正

式球员的身分不做，竟到暴龙队当职位低下的练习生？为什么？”

“因……因为……”潘一帆颤抖着说：“在暴龙队打球……比留在犬队有前途多了。”说完，潘一帆也火速逃离了休息室。

一下子损失林立忠与潘一帆两名球员，不但对犬队的战力造成影响，对石川夫的信心更是一大打击。

难道他辛苦带领了三年的天下神犬队真是如此不像样的烂队吗？林立忠走了就算了，但他竟连潘一帆这样的棒球蠢材也留不住。

“这两个混帐东西，要滚快滚，我们犬队根本不需要这两个累赘，这两个混帐真是吃里扒外、见利忘义、自私自利，呃……红杏出墙。”盛怒之下，石川夫不仅破口大骂，还滥用成语。

为了激励低迷的士气，石川夫大声说了：“我们去芜存菁，留在犬队的，都是愿意为球队尽心尽力的好伙伴，让我们一同为犬队努力，齐一心志打出好成绩，好不好？”

石川夫等了一会儿，休息室中二十多名球员竟无一人回应他的话。

于是，他又问了一次：“让我们一同为犬队努力，

齐一心志地打出好成绩，好不好？”

“好……好……”这回，仅有数名球员出声回应石川夫。

石川夫勃然大怒，他大骂：“你们全哑了是不是？连好都不会说？或者，你们全和阿忠、一帆一样，等这个球季结束后，都要离开犬队，投靠新东家？”石川夫说这话的用意原只是开玩笑，但他却发现，有些球员竟然点了点头。

“你……你们……你们究竟有多少人，和别的球队有交涉过，要转入其他球队？”石川夫问，他的心中闪过一阵不祥的预兆。

果然，有球员举起手表明要离开犬队。

“你……你们都要走？”石川夫惊讶地差点没当场跌倒。

更糟糕的是，留下来在犬队继续效命的，全是队中数一数二的超级烂球员，如赵敬雄、雷运宏（小雷）、关明恭（阿公）、陈政龙（阿龙）、杨春（阿春）等……而且只剩八个人。

八个人的球队，要如何应付下个新球季的一百场赛事呢？何况是八个烂货？

一个头两个大的石川夫忍不住灰心地想，他是否也该辞去犬队总教练的职务，回美浓老家卖板条

呢？

墙上的时钟显示着目前的时间为下午一点整。

数十名大、小媒体跑艺文版的新闻记者早聚集在凤嘉出版社一楼的会议厅中，准备采访凤嘉出版社的专属作家，同时也是国内爱情小说界的首席女天王——欧阳琳。

1

欧阳琳的小说不但在国内非常畅销,她的书甚至在海外市场上也造成极大的轰动。

今天记者们之所以要来采访她,是因为她的近作“爱情不想吃贡丸”,不只热卖了五十万本,更获得了文建会颁发国家文艺创作金牌奖的殊荣。

这对一向消沉的艺文界来说,凤嘉出版培养欧阳琳成功,以致欧阳琳名利双收的例子,不但可以刺激出版业的发展,更可以为其他有心创作的新进作者打入一剂强心针。

凤嘉出版社为欧阳琳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原订于下午一点正式开始举行,但已过了预定的时间,欧阳琳却未出现在记者会场。

记者们耐不住性子,渐渐骚动起来:“欧阳琳呢?她怎么还没到?”

欧阳琳是不是耍大牌？

故意迟到？

“搞有名器张？”

专门负责与欧阳琳联系并审核欧阳琳文章的编辑——张玲，听见了记者们此起彼落的抱怨声，着急地问一旁凤喜出版社赵社长：“社长，怎么办？时间都到了而琳琳却还没来，万一惹记者们生气了……在报纸、杂志上笔伐琳琳，对我们凤嘉或是琳琳，都会造成极大伤害的。”

赵社长诡异地笑了笑，他向张玲眨了眨眼，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小玲你放心，我这个社长不是当假的，这种小场面，我自有方法应付。”

赵社长深吸一口气，慢慢步上受访台，准备代打。

“呃……嗯。”赵社长清清喉咙，顺便制止了会议厅中吵杂的说话声，待众记者安静后，他缓缓地说了：“这个时间——啊——飞逝，一转眼啊，已经到了下午一点了，也就是——今天啊，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

原来赵社长打算以冗长的发言争取时间。

但他的分段式缓慢发言却令记者们的耳朵十分难受，连在一旁的张玲也觉得听力，因为他说

起话来不只是慢，而且语助词特别多；终于，有记者打断了赵社长的话，开口问道：“赵社长，欧阳琳她究竟来不来？你能不能快些找到她？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办。”

“啊——你这个问题呀，问的——嗯——非常好，欧阳琳——她——到底啊来不来呢？她——呀——是一定会来的。”

赵社长喝了口开水后，继续回答记者的问话：“其实——啊，这是——呀——欧阳琳——啊——她的老毛病了，她啊——向来是迟到惯了呀，不但交稿迟到——啊，签约迟到——呀，甚至——呃——她连领取稿费啊也会迟到，因此——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呀，欧阳琳再度迟到啊也不足为奇——嗯，请大家耐心的啊——等一等，她呀——一定会到场的，大家啊可以呀放心——”

赵社长的这番话，足足说了十五分钟，这时，又有记者忍不住埋怨起来：“搞什么嘛，这欧阳琳也真是的，和我们约了一点开记者会，竟然敢迟到，难道她是名人，就可以如此大牌吗？”

听见记者们又在私下抱怨，赵社长连忙解释：“事实上啊——欧阳琳呀是个很乖巧啊——很聪明——呃——很容易相处的女孩子呢，她呀——只是

——呃——个性迷糊了些，比较啊——没有哇——时间的概念，各位千万呀——别生她的气。”

赵社长和张玲同样明白，众怒难犯，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尤其是面对记者；只要惹得记者不高兴，在报章媒体上的胡乱数落几句你的不是，到时就算花再多的力气辩白，也很难改变人们对你的坏印象了。

不过赵社长也明白，除非欧阳琳早点赶到会场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否则记者的议论纷纷，是绝难停息的。

正当赵社长感到有些忧虑焦躁的时候，一名身高大约一百六十五公分，正值双十年华的年轻少女，背着一只熊宝宝的小背包，由风嘉出版社的大门奔进了会议厅中。

少女留着齐肩长发，她的眉毛既黑有细，眼睛更是灵活异常，瓜子脸、小丰唇，她的确长得十分美丽。

她就是今天记者招待会的主角——欧阳琳。

“琳琳！”赵社长一见欧阳琳出现，立刻不再结巴，他忙向欧阳琳招手：“琳琳你怎么又迟到了？害这些记者大人们等了你老半天，快过来向大家道个歉，赔个不是。”

赵社长果然非常懂得应对之道，在他先声夺人

质问欧阳琳迟到的原因的情况下，倒也没有记者好意思再落井下石，相反的，有几位记者还为欧阳琳求情：“好啦，欧阳琳都来了，赵社长也别再责怪她吧。”

“赵社长别骂欧阳琳啦，她不是常常迟到吗？我们稍等一会，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欧阳琳吐吐舌，红着脸步上受访台：“对不起，我睡过头了，因为我昨晚太晚睡了。”

太晚睡？这是什么理由？记者会是下午召开又不是早上召开，亏欧阳琳想得到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但记者们似乎不介意欧阳琳的瞎掰，他们开始访问起欧阳琳。

“欧阳琳，为什么你的言情小说写得那么好？是不是你谈恋爱的经验很丰富？”记者们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谈恋爱？别开玩笑，我连男朋友都没交过，怎么谈恋爱呢？”欧阳琳苦笑着，该死的记者，竟然问我这么难堪的问题。

“不可能吧！”记者们不相信又问了：“欧阳琳你长得这么漂亮，又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你的男孩子一定不少，你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呢？”

“唉，说来话长。”欧阳琳叹了口气：“我国中读的是女校，高中读的仍是女校，大学念的科系也是女多

于男的科系,毕业出社会后我便开始了自由写作的工作,在这种根本无法接触男孩子的环境下,我又怎有机会谈恋爱呢?”这是欧阳琳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哦……”记者们颇同情欧阳琳的遭遇,不过他们又想到了一个疑问:“对了,欧阳琳,你读的国小总该是男女合校吧,难道你的小学求学过程中,也没有半个异性对你表示过爱意?”

“你干脆问我幼稚园时期是否曾与异性同居算了。”欧阳琳反问记者们,白痴记者,你们连这种愚蠢到了极点的问题也想得出来?

虽然欧阳琳是以讽刺的方式来回答记者们的问话,但她做梦也想不到,有些白痴的记者竟然真的在笔记上记下了欧阳琳幼稚园时就和男朋友同居。

之后,众记者又以车轮战的方法连番向欧阳琳询问了许多的废话问题,诸如:

“欧阳琳,你的灵感都是由哪儿来的呀?”(笨,当然是从大脑想出来的!)

“欧阳琳你这次获得国家文艺创作金牌奖,其中包括了奖金三十万元,你打算如何处理这笔钱呢?”(猪!当然是把它花光,让自己享受一下喽,难不成送给你用?)

在欧阳琳无聊到差一点当众哈欠的情形下,一

个钟头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即将结束。

“欧阳琳，你的下一本小说大概是什么内容？你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些？”记者们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呃……这个……”

老实说，怀情的欧阳琳根本还没有开始构思下一本小说的内容，因此她不知道要如何回应记者。

“欧阳琳，你别介意，我们问你下一本小说的内容，是没有恶意的。”记者群中有人以为欧阳琳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便解释道：“因为现在社会上最轰动的两件事，便是职棒太阳系骆驼队提前封王，还有你的小说大责了，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所以我们才冒昧地希望你透露一些新书的内容。”

“这……”欧阳琳尴尬地笑着，她不愿意带给记者们自傲的感觉，可是她又不能告诉记者们她想偷懒一阵子的事，毕竟她的衣食父母——赵社长也在一旁。

正当欧阳琳感到万分困扰之际，她突然灵机一动，随口回答：“我……我的下一本新书，就是和棒球有关，是描述职棒选手的罗曼史，正如大家说的，棒球是很吸引人的运动，棒球是人打的；棒球选手也是人，就好像钟楼怪人也是人一般，只要是人……都会有爱……总而言之，就是爱情与职棒相结合的故

事。”欧阳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胡扯些什么。

记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吃惊地望着欧阳琳：“老天，这个故事真是太有创意、太棒了。”众记者不约而同地鼓掌起来。

如雷的掌声过后，记者们又替欧阳琳拍了几张宣传照，才缓缓地走出会议厅，离开凤嘉出版社。

记者们走后，赵社长满意地拍拍欧阳琳的肩膀，他笑着告诉欧阳琳：“琳琳，除了迟到之外，你今天的表现很好。还有，你的新书内容很有创意，希望你能早点完稿。”

欧阳琳勉强堆起笑容：“我会尽力。”

天啊，赵社长竟喜欢她的随口胡诌，欧阳琳痛苦得想哭。

赵社长也离开了会议室。

这时，张玲来到欧阳琳身旁，不解地问她：“琳琳，你不是一向自称为运动白痴，什么运动都不懂，尤其是从来记不住任何球类比赛的规则了，你怎么会想到新作品要写棒球员的爱情故事呢？”

“我……惨了，”欧阳琳欲哭无泪：“我是胡说八道的，其实我根本还没开始想新书的内容，都是那个记者好死不死的提到职棒，我才会扯了这个大谎言。”

“啊。”张玲听完欧阳琳的回答，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那……你怎么办？现在不单单是记者们知道你的新书计划，连社长似乎也很喜欢你的点子，你可是骑虎难下了。”

“是呀，骑虎难下，看来我非得掰出一个有关棒球的爱情故事了。”欧阳琳从来都不知道，说谎也许鼻子不会长长，但是竟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可是琳琳，你根本不懂棒球，要怎么写棒球的爱情故事呢？”张玲担心地又问。

“我……我会想办法的。”欧阳琳叹了口气。

当今之计，只有回家找她的大银行家老爹帮忙了，唉，我这是招谁惹谁呢？

中午十二点，石川夫顶着大太阳，来到了位于琼北市敦化南路二段的天下建设公司大厦。

他搭乘电梯，直接抵达了天下建设公司大厦二十楼，他往董事长办公室而去。

“叩！”石川夫敲了敲董事长办公室大门：“董事长，我是石川夫。”

“进来吧，我正等着你呢。”在天下建设董事长——陈鑫的召唤下，石川夫走进了办公室内。

“董事长，你有事找我？”面对留着满腮胡须的陈